



# 金文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浅析



张德良 (清华大学历史系)

西周金文中常有所谓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,出现于铭文的末尾,属于祈祝辞一类。自郭沫若起,学者多有研究,但也意见纷纭,对此有再研究的必要。为便于分析,拟列相关铭文如下。

通观与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意思相同或相近的铭辞,可以将其简单分为二类:

I 《虢叔旅钟》(厉王):“皇考嚴在上,異在下,𡵓𡵓𡵓𡵓,降旅多福”;

《晋侯稣钟》(厉王):“用邵各前文人,前文人其嚴在上,廣廣在下,𡵓𡵓𡵓𡵓,降余多福”

《迷盘》(宣王):“前文人嚴在上,廣在下,,降迷魯多福”;

II 《癸钟》(一)(西周中期偏晚):“弋皇祖考高对尔烈,嚴在上,𡵓𡵓𡵓𡵓,融厚多福,广启癸身”;

《狄钟》(厉王):“先王其嚴在上,𡵓𡵓𡵓𡵓,降余多福”;

《叔向父禹簋》(厉王):“(皇考)其嚴在上,降余多福繁厘,广启禹身”;

《番生簋》(西周晚期):“丕显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,嚴在上,广启厥孙于下”;

《敦敦钟》(西周晚期):“先王其嚴在帝左右,敦狄丕恭,𡵓𡵓𡵓𡵓,降余多福无疆”;

《士父钟》(西周晚期):“(皇考)其嚴在上,𡵓𡵓𡵓𡵓,降余魯多福,唯康佑纯魯”;

《井人钟》(西周晚期):“前文人其嚴在上,𡵓𡵓𡵓𡵓,降余厚多福无疆”;

《梁其钟》(西周晚期):“皇考其嚴在上,𡵓𡵓𡵓𡵓,降余大魯福无……”

对此较早进行研究的是郭沫若先生,他在《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》一文中认为“死后其灵不灭曰曰嚴”,而且人君、人臣死后都可以配天帝;又引《释名·释言语》“嚴,俨也,俨然人惮之”,嚴父,就是神其父<sup>①</sup>。徐中舒从之<sup>②</sup>。此可谓“神灵说”,这个见解对后来治中国思想史、哲学史的学者影响很大。容庚先生在

《金文编》中则把金文中“嚴”字与传世典籍相联系,他指出,“《诗·六月》‘有嚴有翼’,传,威嚴也。孽乳为俨。《荀子·正论》‘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说’,注读为俨。”<sup>③</sup>自容氏指出此点后,后多有从其说。高田忠周转引朱骏声的意见,“《荀子·正论》‘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说’,注读为俨,非是,假借为俨。《书·无逸》‘嚴恭寅畏’,马本正作俨”<sup>④</sup>,这是讲嚴的用法,意见仍然和容庚一致。王人聪先生在一篇专门探讨金文“嚴在上”的文章中提出了反对意见,他认为,将“嚴”字训为灵魂,在训诂上没有证据;他同意容庚关于“嚴在上”之“嚴”即《诗经·六月》“有嚴有翼”之“嚴”,但不取容氏训为“威”之说,而采《玉篇》训为“敬”,“翼”也是敬,“有嚴有翼”就是恭恭敬敬的意思。“周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死后都成为神,称之为文神或皇神祖考”,“嚴在上”反映了周人对祖先神的崇拜<sup>⑤</sup>,这显然又溯源于郭沫若的意见。

王冠英先生认为“嚴在上”之“嚴”,就是裘锡圭先生所认为“讖”的初文,“多言”的意思,“嚴在上”就是多言在上<sup>⑥</sup>。裘先生将甲骨文中“𠄎”字与《说文》中的“岳”字比较,认为甲骨文中的字有多言的意思,进而联系金文“嚴”的不同写法,认为“嚴”可能是“𠄎”的孽乳字,本义不是《说文》所谓的“教命急”,引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“夫卜者多言夸嚴以得人情”和《原本玉篇零卷·言部》“讖”字下引《东观汉记》“虽夸讖犹令人耳热”,认为“‘夸嚴’就是‘夸讖’。这个‘嚴’字用的就是本义”<sup>⑦</sup>。我认为此论恐得其实。但这不能证明铭文中“嚴在上”之“嚴”为多言祈福之意。讖,《说文·言部》:“诞也。”徐锴《系传》:“诞,大言也”,这合于《史记》、《东观汉记》的文意。裘先生所引《书·召诰》“畏于民彝”,俞樾《群经平议》认为其义同于《诗·将仲子》“畏人之多言”。上述文献一认为说大话,一认为旁生的议论,闲言碎语,皆为贬义,王先生以此来解释子孙向先祖祈福的铭文,义有未安。

周晓陆先生认为,“嚴”指父辈,“嚴在上,翼在

下”指圣祖考的神灵在天上翼护着下界世间的子孙们。观铭文除作“嚴在上”外,也作“先王其嚴在上”,或者“前文人其嚴在上”,先王、前文人均包括父辈在内的先祖,更何况皇祖考、前文人与“嚴”连言,若“嚴”作父辈讲,语义重复,恐未必当。

从文意来看,“嚴”作为动词显然不妥。再从语法来讲,把“嚴”看成动词也是不当。前面所言,把“嚴”作为动词来讲很重要的理由是认为“其”为表示意志的虚词,祈请先祖在上帝左右,为子孙降福。实际上这一点恰恰不是古人的原意。在古人看来,由于皇祖考能够“克慎厥德”,“农臣先王”,所以德能配皇天百神,死后被称为前文人,或者直接称为“神”,故能在“帝左右”。这在古人看来,是一种“事实”,在他们的观念、信仰中根本不成为问题,因此不必再为先人祈请而多此一举。此处的“其”作为虚词,起着结构助词的作用,以取消句子间的独立性,相当于“之”。《经传释词》卷五:“其,犹之也……其与之同义,故其可训之,之亦可训为其”,《尚书·康诰》:“朕其弟,小子封”是其例。王氏所言甚是,所以在有的铭文中直接省去“其”,如《虢叔旅钟》作“皇考嚴在上”,故前文人其嚴在上,即前文人嚴在上”。《叙夷钟》“有嚴成唐,赫赫在帝所”意思与此相同。在帝所”即在上”、在帝左右”;赫赫”威嚴也。《诗经·大雅·常武》“赫赫业业,有嚴天子”,高亨注:“赫赫,威嚴貌”,“业业,举止有威仪貌。有,发语词。嚴,威嚴。”“赫赫在帝所”即“嚴在上”。前文人其嚴在上”,就是说有文德的祖先威嚴地在上帝周围。

关于“異在下”,王冠英先生引上述文章中裘锡圭先生的观点,即在卜辞、金文中,“異”与式、翼可通,遂认为“異在下”即“式在下”,式就是“作法,施法”。对于这点,潘玉坤先生在其文章中表示于训诂上无据。潘氏认为“異”可读为“翼”,训为“美”,“異在下”就是休美在下<sup>⑪</sup>。周晓陆先生亦有类似的想法,他认为,“𩇛”,又作虞、翼等,翼护的意思。上述的错误都在于把“異”当作动词来理解。《晋侯稣编钟》中作“虞虞在下”,即異字下有重文符号<sup>⑫</sup>。这点对解决此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異在这里只能把它看作副词,作为一种状态来修饰“在下”,因此“異在下”,或“異異在下”,表示在世间的子孙对祖先和上帝百神尊敬有加,異当训为敬。陈初生在《金文常用字典》中就直接将“異”训为“敬”<sup>⑬</sup>。在金文中,又可以表达为“異異”,如《梁其钟》云“丕显皇祖考穆穆異異,克慎厥德,农臣先王”。经典则写为“翼翼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

大明》:“维此文王,小心翼翼。”郑笺:“小心翼翼,恭敬貌。”<sup>⑭</sup>所以,“異在下”即是恭敬在下的意思。

从上面的考察来看,金文中所谓的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,即(前文人)威嚴在上,(顺孙)恭敬在下的意思。容庚先生引用《诗经》毛传的训诂是合乎金文语义的。正是因为逝去的祖考能威严地在至上神——上帝左右,有降福的能力;在人间的子孙能克守明德,恭敬孝顺,有继续享受福禄的资格,所以在金文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后,就是降多福。从这儿可以看出,上帝不能给予个人福禄,惟有祖先神可以,必须有血缘关系,所以终周之世,讲究“德”的孝道大盛其时是有思想、信仰上的背景。

#### 注释:

郭沫若:《金文从考》,《郭沫若全集》考古编第五卷,第30、31页,科学出版社,2002年。

徐中舒:《金文诂林》,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本第一分,1936年。

容庚:《金文编》(第四版),第76、77页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高田忠周,转引自《金文诂林》,第718页,周法高主编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75年。

王人聪:《西周金文“嚴在上”解——并述周人的祖先神观念》,《考古》1998年第1期。

王冠英:《再说金文套语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2期。

裘锡圭:《说“𩇛”“嚴”》,第101页,《古文字论集》,中华书局,1992年。

周晓陆:《徕鼎读笺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3年第5期。

王引之:《经传释词》,第52页上栏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年。

高亨:《诗经今注》,第466、46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。

⑪ 潘玉坤:《金文“嚴在上,異在下”与“敬乃夙夜”试解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3年第5期。

⑫ 这一点是李学勤师在授课中指出的,良是。可参看马承源的文章:《晋侯稣编钟》,《上海博物馆集刊》第七期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96年。

⑬ 陈初生:《金文常用字典》(修订本),第287页,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4年。

⑭ 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507页,中华书局,1980年。

(特约责编:徐义华)